

· 书人文丛 ·

# 陈平原

只要识字，写书也不难，只是出版社不一定愿意出。既然干这一行，吃这碗饭，就得努力往前赶，争取多写两本好书。好书不大好写，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拚命读书，当然也思考。

读书人的事，说俗也俗，说雅也雅，就看你怎么摆弄。有为功名利禄读书，也有为怡情养性读书。

并非「江湖散士」或者「富贵闲人」，不敢

说读书不带功名目的，只能说雅俗兼而有之，为

他人、也为自己而读书。书自可读、可看、可

翻、可观、可啃、可背、可品、可味，各有各的

妙用。别看只有一字之差，关乎阅读者心态，大

有文章在。若讲情趣，自是「品书」第一，「翻

次之，「读书」已有点勉强，「啃书」则实

## 序 跋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平原序跋:陈平原著. —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2003.3

(书人文丛·序跋小系/王稼句主编)

ISBN 7-81089-153-7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序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15057号

## 书人文丛·序跋小系

### 陈平原序跋

● 出版发行:东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南京市四牌楼2号

邮 编:210096

电 话:025-3792327 025-3792214(发行部)

传 真:025-7711295(发行部) 025-3362442(办公室)

○ 经 销:新华书店

○ 印 刷: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○ 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○ 印 张:4.75

○ 字 数:100千

○ 版 次: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

○ 印 数:1-3000册

○ 书 号:ISBN 7-81089-153-7/1·1

○ 定 价:144.00元(8册)



陳平原

SAC14/06

- 001 • 小引
- 005 • 杂谈书话——《书里书外》代序
- 009 • 《书里书外》后记
- 011 • 读书人语——《大书小书》代序
- 015 • 《大书小书》后记
- 017 • 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自序
- 021 • 《书生意气》小引
- 026 • 《书生意气》后记
- 027 • 《阅读日本》后记
- 034 • 《漫卷诗书——陈平原书话》自序
- 037 • 《游心与游目》小引
- 042 • 漫说“漫说文化”——陈平原等《漫说文化》代序
- 046 • 十年一觉——陈平原等《漫说文化》前言
- 052 • 《老北大的故事》小引
- 057 • 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后记
- 064 • 《掬水集》序
- 067 • 《茱萸集》小引
- 076 • 《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》自序
- 080 • 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自序
- 083 • 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韩文译本序
- 086 • 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第一卷卷后语

- 089 • 我与武侠小说——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代序
- 098 • 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后记
- 100 • 我与武侠小说研究——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  
    (插图珍藏本)新版后记
- 110 • 《小说史:理论与实践》小引
- 116 • 《小说史:理论与实践》后记
- 118 • 《陈平原小说史论集》题记
- 120 • 四十而惑——《陈平原自选集》代自序
- 125 • 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后记
- 127 • 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小引
- 130 • 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后记
- 132 • 《中国大学十讲》自序



## 小 引

捧起一本书，习惯上先翻书前书后的序跋，欣赏那些深一脚浅一脚、或东或西飘忽无定的闲话。因为，借助于此，知道自己是在与一个有生命感觉、有喜怒哀乐的血肉之躯对话，心里踏实多了。将心比心，轮到自己出书，自然也喜欢借序跋说点闲话。

说是“闲话”，其实并非无关紧要，往往是写书时压在纸背的“心里话”。倘若是专业著述，为了符合学术规范，写作时不免扣紧主题，不敢随意摇曳笔墨。至于结集的散文随笔，并非撰于一时一地，其中的“心路历程”，更需要一吐为快。如此说来，最需要序跋的，其实是作者本人。

表面上是面对读者，介绍自家新书；实则是面对自己，检讨走过来的足迹。也正因此，有真意，去粉饰，随意点染，长短不拘，是序跋的基本特征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，是有自家面目及心迹在。至于是否“袭辞赋风流”，能否“非雷非霆，而千载震惊”，当看个人学识、才情及机遇，勉强不得。

虽则喜欢前贤或幽玄或平实的各式序跋，却从未想到将其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来认真经营。只是每书完稿，照例总会写下若干闲话，否则，这句号似乎就画不圆。就像吃完饺子，非喝碗饺子汤不可，民间的解释是“原汤化原食”，有助于消化。



如此说来,这册序跋集,不见得有多么了不起的文章价值,却必定具有生命史的意义——起码使得个人近二十年的求学经历,留下若干清晰的印记。再配上妻子精心挑选的三十帧生活照,几乎成了具体而微的“学术自传”。

学业未成,弄什么“自传”!好在我加了“几乎”以及“具体而微”两个修饰语,以显诚惶诚恐的心态;至于为“学术自传”加引号,则不无自嘲的意味。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台大长兴街寓所

→ 一九八一年底，大学毕业前夕，与同学合影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。二十年后见面，拿出此珍藏的照片，感叹当年的“英姿焕发”。

→ 一九九三年深秋，日本长野八千穗山中，朋友别墅家。此次长野行，本有几张更好的照片，可惜被某杂志取走，从此泥牛入海。（芦田肇摄）

↓ 一九九八年六月，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参加“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国际研讨会。会后游览附近雪山。此香港学生所摄照片，背后有留言，曩日后用做小书封面。如此张扬，做封面不合适，夹在书中则无所谓。





→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，参观巴黎圣母院。未见小说家雨果，倒是各方游客甚多，颇费一番心思，方才抢得这张照片。

↓ 二零零一年六月，德国马堡。身后的小红楼，是我们居住的旅馆。据说此乃该市古迹，已有近六百年历史。





## 杂谈书话 ——《书里书外》代序

未考“书话”一词的真正起源,不过,说它是从“诗话”、“词话”、“曲话”延伸开来的专谈书籍的文章体裁,大概总不会错吧?按理说,书话当然应该包括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那样的序跋、《日知录》那样的读书札记、《藏书纪事诗》那样记载藏书家事迹的诗文、《书林清话》那样专讲书籍发展历史的著作;可我还是想先从中国古代藏书家的题跋说起,因为现代书话名家多有从此起家的。

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·序》云:“然一书之得,其中甘苦,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辄识诸书衣,或录载簿册,其体例略类黄荛圃藏书题跋。”唐弢的《晦庵书话·序》中则说:“我写《书话》,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,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。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。”周作人、黄裳、谢国桢等人虽不见此类明确的表述,但都写过短小精妙的题跋,如《看书余记》、《题跋一束》、《瓜蒂庵自藏书》等,当亦是那条路过来的。

题跋古已有之,不过为世人所推重并发展成为专门的著述形式,却是欧阳修作《杂题跋》二十七篇以后的事。到了明清,辑录前人题跋或者自撰题跋专集刊行的,更是风行一时。明代著名藏书家毛晋甚至为《东坡题跋》、《山谷题跋》等十九种题跋专集作题跋。

→ 《书里书外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  
初版。

● 学术小品丛书  
燕口拾泥  
文学的“意思”  
听风楼书话  
话说《金瓶梅》  
秋天的独白  
评论的评论  
异学杂著  
梨园风景线  
西洋镜语  
书里书外

## 书里书外

陈平原



胡震亨在《毛子晋诸刻题跋引》中称：“书之有题辞也，昉刘向较书叙录，以数言言作者著书大意，惟简质精确为得体。后世晁公武《读书志》、陈直斋《书录解题》稍近之。若曾子固诸书录，汪洋辨博如序论然，既失之；其他苏、黄书传跋，寥寥韵致，言取自适，未必尽中于书，尤去叙录远矣。今子晋语虽多隽，不为苏、黄之佻；辨虽多详，不为曾氏之冗。大抵原本晁、陈两家，以持论为主，而微傅之彩绩，以合于都水氏序跋之遗。”辨别诗文家与学问家两种风格不同的题跋是必要的，只是不该泥古不变，推某一家为正宗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解题目录著作，对自家所藏每种图书的卷帙、作者，以及书籍的版本情况和学术源流，都作简明介绍，对后世目录学家影响极大。只是陈氏主要是藏书家而非专门学者，对每种书的评介未免肤浅，如李慈铭就批评其“批注寥寥，亦无所发明”。倘若专门家来做题跋，想说的和能说的当然比这要多得多，有什么理由只能如晁、陈寥寥几句解题语？

至于批评苏东坡、黄山谷等人题跋“袭辞赋风流之一派”（李穀《隐湖题跋·叙》），更是毫无道理。从目录学家角度来评判诗文家的题跋，当然嫌其轻佻或“仅仅清言冷语逞

词翰之机锋已也”；可焉知诗文家不挑剔目录学家的题跋刻板单调或语言无味面目可憎？“盖经学之士，多拙于文章”（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），“拙于文章”不是什么好事，不是还有一句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吗？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承认诗文家和学问家的题跋各有各的读者对象，各有各的风格特征。

目录学家的题跋要求简洁、准确，能考辨有得那更好，但主要是把书籍的版本、作者和大致内容扼要介绍就行了，不必要作更多的引申发挥。近人张元济的《涉园序跋集录》、潘景郑的《著砚楼书跋》，以及谢国桢的《江浙读书记》，都可归入此类。此类著作很有用，也很有趣，尽可作为书海夜航的向导，不过不能期望它能给你艺术的享受。

郑振铎的《劫中得书记》、《劫中得书续记》、唐弢的《书话》、《书城八记》以及阿英、黄裳的若干买书、访书、读书札记，都已在评述书籍的同时，渗入不少世态人情的描写，并且颇有顺带抒发情感者。不过，我以为，最能代表现代诗文家的书话写作倾向的，莫过于周作人。以文学家的文字功力，再加上学问家的学识修养，在挥洒自如的谈吐中，往往有所发明，且如老吏断狱，一语中的。这样高水平的书话，古往今来，还不多见。

目录学家就书谈书，周作人则喜欢从书里谈到书外，或者借书里谈书外，把书话当散文、杂文写。民俗、世事、掌故、轶闻，真的是无所不谈，当然也介绍点版本知识。了解周作人的政治理想、生活趣味乃至文学观念，都离不开他所写的书话，只因他喜欢随时随地借题发挥。单看文章题目，你很难预测他想说什么；可读完文章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完全抛开所评述的书。



目录学家的题跋一般全面、准确，周作人的书话则往往攻其一点，不及其馀。作家明显带自己的眼光在书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比如谈人情物理的、谈妇女儿童问题的，保证优先进入周作人的视野，而讲道学的、说报应的，很可能一翻而过，只字不提。就书籍的评判而言，可能不大公允；可就书话本事而言，则是别有心得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
周作人的书话不只见解独到，而且文章很有韵味，表面平实无华，却很耐读。后来主张把书话当散文写的诸家，其文字往往朝清丽或者俏皮方向发展。这固然也是一格，但我总觉得还是周作人苦茶般的书话耐人寻味。

之所以称为“书话”，而不是“书评”或“书论”，除取其包含散文因素外，更取其写作时的潇洒闲适心境。如老友神聊，夫妇闲话，尽可无拘无束，无始无终。不是“形散神不散”之类的“作闲散科”，而是真正海阔天空，得意忘形，只求有情有趣，不问“中心思想段落大意”。而这最为难得，一分也假不来。不单需要个人修养，还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，否则很难真正放得开。

书话既是从题跋起家，短小精悍、生动活泼应该是其看家本领。不能说那些洋洋洒洒全面把关的长篇书评就一定不是好书话，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些只有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的“品书录”——不管是新书话还是旧题跋。

毛晋称苏东坡、黄庭坚题跋：“凡人物书画，一经二老题跋，非雷非霆，而千载震惊。”

叶圣陶赞唐弢《书话》：“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。”

录此，与诸位爱读书话、爱作书话的友人共赏。



## 《书里书外》后记

这本小书的完成,全赖友人李君、黄君、夏君的鼓励和支持。虽说也曾作过几天作家梦,胡涂乱抹了一阵,可梦很快就破灭了。今生今世,大概也就只能做点研究,写几篇给同行传阅的论文。忽然有一天,李君告诉我,我的文字很不错,可以写点学术小品之类。老先生夸奖我的文字那可以理解,不外提携奖掖后进的好意;友朋辈没必要客气,居然有人喜欢读我的文章,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于是,当浙江文艺出版社向我约稿时,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了,尽管那时候手头只有一篇现成的文章。

写作中碰到不少意料不到的困难,幸得黄君、夏君不断打气。黄君称现今不缺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论文,缺的是情趣盎然的小文章,这需要厚积薄发,该是学者们上阵的时候了。夏君则劝我在两本学术专著之间应插进一批轻松活泼的短文,以调节精神。尽管轻松的短文写起来并不轻松,而且似乎是可遇不可求,我还是领朋友们的情,咬着牙把这本小书写完。

明人祁承燾著《澹生堂藏书约》,分“读书训”、“聚书训”、“藏书训略”三部分,大概能读书者才谈得上聚书、藏书。我则把读书人的事分成“买书”、“读书”、“品书”、“评书”四类,每类收一辑短文。只因我的着眼点主要不在藏书,



而在用书。爱读书者大都爱逛书店，说是雅趣可以，说是恶癖也可以；只是买的是新印古籍或一般平装书，因而鉴别版本之类古人津津乐道的专门知识没什么好说，倒是各种琐事轶闻还有点意思。买书当然为了读书，可我谈的却是出外访读买不到的书；其中甘苦，一笑置之，叙及的清末民初小说，却颇有难得一见者，也许对研究者不无用处。“品书”与“评书”很难分，不过在我看来，“评书”要求论述精确公道，有科学性；“品书”则不妨带“个人偏见”，多点趣味性。当然，各类之间互相渗透，无法截然分开；只是刚好这四辑有话想说，故略作编排，并非想指示什么“读书步骤”。

书都快写完了，还没想出一个适当的题目。叫“×斋书话”当然是最妥当，只是未免附庸风雅。至今无斋，何来斋名？弄不好引起单位误解，再也不给分配住房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值得。叫“卧读集”吧，挺潇洒的，可又有欺世盗名之嫌，明明跑了几千里路去读书，何来“卧读”的雅趣？说实话，关于“书话”的有趣一点题目，几乎都给人用光了。无奈，只好请教友人黄君，没想到他老兄真给出了个好主意：“书里书外”。对！就叫“书里书外”。既谈书里，又谈书外，或者借书里谈书外。

我喜欢古人的题跋、今人的书话，闲来随便翻翻，不当正经事，可受益非浅。如今邯郸学步，不敢说开卷有益，但还是希望能让人读得下去。作了篇《杂谈书话》的短文代序，交代些写作琐事的也就成了“后记”。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

## 读书人语 ——《大书小书》代序

没什么好说的,不就爱读书吗?由读书而写书,也就一步之隔。经商定赔钱,从政定塌台,唱歌演戏搞体育,则又形象欠佳五音不全;惟一还有点把握的,也就这读书与写书了。读书人人会,只要识字;写书也不难,只是出版社不一定愿意出。既然干这一行,吃这碗饭,就得努力往前赶,争取多写两本好书。好书不大好写,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拚命读书,当然也思考。

读书人的事,说俗也俗,说雅也雅,就看你怎么摆弄。有为功名利禄读书,也有为怡情养性读书。并非“江湖散士”或者“富贵闲人”,不敢说读书不带功名目的,只能说雅俗兼而有之,为他人、也为自己而读书。书自可读、可看、可翻、可观、可啃、可背、可品、可味,各有各的妙用。别看只有一字之差,关乎阅读者心态,大有文章在。若讲情趣,自是“品书”第一,“翻书”次之,“读书”已有点勉强,“啃书”则实在要不得。可治学生涯,本就并不轻松,何必故作潇洒科?为学问不得不“啃书”,甚至阅读许多与自己志趣相违的书。就像紧俏商品、滞销商品搭配着卖,有趣、没趣的书也掺和着读。只是什么是最佳比例,一直没弄清。





躺在床上,或者靠在墙边,随手抓起一本闲书,既不想从中获得什么教益,也不想从中寻找什么资料,为读书而读书,此乃读书的最佳状态。自信书无雅俗,人有高低。以俗眼读雅书,雅书皆俗;以雅眼读俗书,俗书皆雅。平生读书颇杂,不分经史子集、社科人文,读得下去都读,读不下去也不勉强。读大书时未必认真,读小书时也曾用力。

喜逛书店,尤其爱买旧书,便宜不了几个钱,可就觉得好玩。朋友赠书,未看内容,先评装帧,宜乎本末倒置之讥。自家出书,放在床头把玩,单闻油墨香,就足以醉倒三五天。寒斋来客,未必鉴赏藏书;可闲来访友,却偏爱偷看人家书橱。见好书人有我无,不免有点不大自在,实在未能免俗。书房(?)里并无半本秘籍珍本,今生今世自是当不成藏书家。只是可翻可读之书却还不少。夜深人静,半杯浓茶,与千古贤达神游天地间,甚为惬意。

写专著,也写小品,两副笔墨齐用,并非逞才使气,实在别有苦衷。一来决心让学术归学术,不愿借学术发感慨写政论;二来明知心猿意马,抓到西瓜想芝麻,捡起芝麻又忘不了西瓜,何不干脆左手捧芝麻右手抱西瓜(或许因此而丢失了芝麻跑了西瓜)?三来只写专著不够洒脱,专写小品则不够厚实,轮流坐庄,意在调节心境,未知合乎养生之道否?

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。每次都以为下一本书会比现在这一本好,借此聊以自慰,反正来日方长,葫芦大截在后头。拟定题目,自是信心百倍;理清思路,也还洋洋得意;可文